

文画馆 石青 / 主持

江湖报告

一个以大棚为个案而展开的田野调查
吴文光 著



中国大学出版社

“江湖”报告

吴文光 著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00.com.cn 和/或 www.BOOK00.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00,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00”,“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 Inc.的商标。

非虚构阅读

黄集伟

至少在这本书里，我素来景仰的吴文光先生成了一个放弃想像力的艺术家。他所做的事情改变为记者营生：照相机，摄像机，录音机，笔记本，竖起的耳朵，还有紧张的心……整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有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吴文光跟随一个马戏团一般的机构，吃喝拉撒泡在一起，完成了《江湖报告》这样一个包括“口述交代”、“场景图片”、“事件描述”、“人物访问”等元素在内的庞大的“非虚构”的文本。

在这个文本中我们几乎看不见吴文光本人的什么说法。作为一个自由电影人的吴文光在这个庞大的文本中消失了……

说来也是奇怪，在我尤其最近几年的阅读体验中，举凡如此“消失”，都让我倍感踏实。比如读中国记者卢跃刚的《大国寡民》，光是书后所附那个篇幅漫长的“媒体编年史”，就已让人心惊；再比如读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那个法国小镇其实离我很远，可在阅读中，我几乎能够触摸到那里的早晨和傍晚，那里人们的笑和哭伤和喜，亲切得就像兄弟姐妹。

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没有英雄只有名人的年代，文字阅读中，那种以虚构为能事的“传奇”已是最靠不住的东西。“非虚构”乘隙而入，

正以无上魅力，开始成为我们阅读生活中的核心期待。张爱玲早已经说过：生活比小说更传奇。比来比去，你会觉得，以某个小说家个体的想像力与庞大生活本身比较，前者太渺小。谁都知道的是，我们眼下的生活正以超常速度超常规规模超常逻辑超常地改变着……

在如此阅读背景中，一个村庄的故事或一部离婚日记，一个病人的口述实录或一个死刑犯的临别赠言，其中蕴涵的纷繁信息或意味，不仅尚在练笔的文学青年不能给我们，就连那些耄耋宿将也早已出局。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出在作者身上，而是在于，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其更迭的规模或速度已超出作家个体可能承受的范围。斯皮尔伯格 1977 年拍摄了《大白鲨》，1983 年拍摄了《夺宝奇兵》，1982 年拍摄了《E.T.》，都是伟大的虚构……可到了 1993 年以后，他更倾心的，已变成“辛德勒名单”或“大兵瑞恩”……。非虚构的传奇迷倒了这位好莱坞大牌。我冒昧地猜测说，吴文光先生也有过与斯皮尔伯格先生相似的内心理验？

最伟大的历史还没离我们而去。每个生活其中的人，哪怕不过一个以消磨的姿势混迹人群、以混沌的面目掩藏其庞大野心的旁观者，也终究是无数非虚构传奇的目击者。有了如此庞大的一个“目击者群落”，还轮不到形形色色的伪艺术家施展想像的魔力，生活本身已足够令人瞠目。你以为吴文光先生档案中那个军绿色、支起来可容纳一个小型舞台和近 200 名观众的大帐篷仅仅是一个大帐篷吗？

是肮脏还是洁净是清澈还是混沌谁也不知道。我知道的仅仅是，传

奇般的现时的一切像个大浴缸。把吴文光先生的这本《江湖报告》扔进去，漫溢出来的水，就是这本书的“容积”……随后，无数读者像当年的阿基米德一样赤身裸体跑到大街上，嘴里喊叫着同一句话：“我找到了！（Eureka!）”

他们找到什么我并不了然，可我知道，他们找到了。这个被我假想出来的画面刺激而且使人欣然：最结实的传奇终于被放到阳光下了。

2001 年春

“江湖”报告

说明：

一、起因

1998年8月起，开始以私人交往的方式和一个大棚演出团接触。该大棚名为“远大歌舞团”，来自河南平顶山。随后用微型数码摄像机和录音机记录，工作断断续续持续至两年后，随该大棚一路演出迁移的地方有：属北京郊区管辖的马场、辛地村、小望京、苹果园、香山，属河北管辖的廊坊、霸州、武清一带，属山西管辖的长治、襄垣、故县一带。

本文事实材料均采自对该大棚的录音录像材料以及记录者眼睛和耳朵所及。



支在一条乡村路边的大棚

二、报告对象

“大棚”，一种类似马戏团演出的大帐篷，军绿色，支起来可容纳一个小型舞台和近二百的观众。在大城市郊区(比如北京四环路外)、县城、小镇或某个村边的空地，偶尔可以见到这种大棚很突兀地立在那儿，高音喇叭传出拉观众的叫声。

本文涉及到的“远大歌舞团”是以流行通俗歌舞为主的演出大棚。大棚内的人均来自农村，当然是“现在时”的农村人，绝大部分年纪在二十上下，相当多的人只在学校混了几年，也并没有真正下过几天地。加入大棚后，其行为方式是：随一顶大帐篷游走四方，载歌载舞一路流浪下去，貌似电影里的西方的吉普赛人。其实就朴实愿望来说，他们和那些今天成千上万离开土地去城里干民工、干保姆、干发廊、干餐馆、替人守烟摊守报摊的农村年轻人并无相异(和今天满街埋头奔走的城里人也一样)，盼望明天自己的口袋被钱撑满，然后回家(说明这一点是避免一些习惯的浪漫主义联想)。

三、“江湖”一词

本书标题引用的“江湖”一词，是因在整理录音和录像素材时，里边的对话经常出现这个词。比如：“你也是在江湖上跑的……”“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说不好，现在是江湖险恶。”“没办法，现在江湖都乱了。”“……江湖上不兴这样。”……于是“江湖”自然就取代了原来脑子里杜撰的诸如“活在路上”这些貌似深意的词句。

四、工作方式

进大棚是从拍纪录片开始的，之前习惯的工作方式，即若干人捆在一起的“摄制组”被放弃，开始尝试“一个人和大棚人吃喝拉撒睡玩混在一起”的方式，即我和我的助手苏明两人，单独带着微型数码摄像机呆在大棚。以后，一种“以大棚为个案而展开的田野调查”的念头逐渐压过“纯粹纪录片”的计划，然后工作中增加了专用录音机和照相机。于是，微型数码摄像机、照相机等于眼睛，录音机算是耳朵，笔再补记被这两者遗漏的种种。工作的结果，除一部长度在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纪录片之外，还有以下出现的大约 17 万字并包括近两百幅图片的文本。

五、正文构成

声音、影像以及文字的纪录，组合成以下一种文体，具体构成是：

交代：与大棚所涉及的人和事的相关背景，以及记录工作的叙述，材料来自旁观、耳闻、经历等。

场景：与大棚和大棚人相关的一系列日常生活、对话和活动，材料源自录像。

事件：一些涉及大棚生意，以及左右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事情，如大棚停演、逃跑、背叛等，材料来自录像及旁观等。

访问：涉及上述活动和事件的录音、录像记录。

口述：属于个人背景、经历或故事的叙述，材料来自对录音录像访问的整理。

图片：和上述 5 种方式有关的画面，材料取自录像和照片。

大棚外景内景

交代一：进入大棚的通道

初次碰到大棚完全是偶然。几年前我在北京四环路外的马路边等人，旁边有一个大棚，声音巨响地在拉观众：……南国甜歌星献艺、东北口技大王登场、现代开放的舞蹈……我忍不住好奇买票进去看了几个节目，其中一个嗓音属于“业余”一类的女歌手在唱彭丽媛的歌：“我属于你啊我的中国……”舞台上是三五个手弯腿屈的女孩面无表情地伴舞；然后有小品，以“黄”搞笑的那种；还有女主持人，说话腔调在尽力靠近倪萍。四周看客稀稀拉拉，都是些民工模样的人，他们坐在长木条搭成的座位上，光着膀子抽着烟放肆地说笑，满地是纸屑烟头破塑料袋。那天有一个滑稽的感觉是，看了一个电视春节晚会的“猪圈版”。我想那天我是凭好奇心进去，又脸上挂着“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笑容出来，然后就当做“路边碰上的好玩事”很快忘掉了。直到1998年初，在一个做录像艺术的朋友的家里看了他的一个作品，其中有几个画面素材像是采自这种大棚的，不过是被“观念艺术”在一种影像装置中。我几年前那次大棚记忆就这样被唤起，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好奇心，然后就有了“找一个大棚”的念头。

我和苏明分头往北京四环路以外的地方跑(大棚这种够不上品味和档次的演出能靠近“四环”已经不错了)。我这边撞到的大棚一个是“千年古尸之秘和怪胎”的“展览棚”，一个是“飞车走壁艺术团”。前者

中央台子上供着一个用暗绿色麻布包裹着的很可疑的人体，周围桌上一些泡着奇型异状胎儿(样子像是真的)的玻璃瓶瓶罐罐，我进去小跑一圈就出来了；后者主要是杂技气功然后带点歌舞，觉得有些意思，但是棚太小，只有十多个拼凑的节目。苏明那边，先找到的是一个歌舞大棚，并跟老板聊了天，老板很欢迎再来玩，等第二天一早再去，头天支棚的那地方空空荡荡，一丝大棚来过的痕迹都没有，头天的事情像是梦一样。问住在旁边的人，说头天夜里就搬走了(以后搭上老刘的“远大”大棚，老刘肯定地判断：就是害怕你们是什么记者，想搞“曝光”。这是头一次领教“江湖”大棚的“来去无踪”)。



北京四环路外的歌舞大棚

以后苏明又找到另一个大棚，就是老刘的大棚，当时他们正支棚在北京南四环路还出去的一条大马路边。苏明回来说跟老板聊得挺好，次日我们一起去，当时正在演下午场，我们要掏钱买票进场，老刘迎面见

到，一把拽住往棚里拖，拉过两把椅子让坐下看演出，节目基本上是流行歌舞一类，歌曲都是目前最流行的，风格是努力往电视上的文艺晚会靠的那种(也就是老板老刘以后多次强调的“正规”、“节目好”)。我暗自兴奋，这好像就是我希望进入的一个对象：日常生活和大众艺术，而非展示“另类”或“揭秘”。演出看完，老刘带着在台后坐，和几个棚里的“角儿”聊了一阵以后，接着和老刘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吃喝过程中，我介绍我是作家、也做影视(没提“纪录片”是因为这个词对老刘太陌生)，来大棚是想熟悉了解这种生活，然后以此为题材写作和拍摄片子。这样说的目的是想和记者、和“曝光”一类划清界线。老刘表示他的棚和节目很正规，他也最爱交朋友，像我这样的朋友他也交过好几个(他提到他们乡里一个搞创作的，还有县里一个搞电视剧的)。此外我和小苏两人的外表形象可能也与“公家人”相距甚远(我是光头和山羊胡子；小苏也是光头，一只耳朵上有耳环和一口北京土话)，所以那天的酒喝得很好。几瓶啤酒喝空，一种和大棚从“私人”、从“交朋友”开始的关系就此找到踩得住脚的东西。

访问：大棚背景

(被访者：老段，“远大”大棚老板老刘的“亲家”，即小儿子稳定的女友小燕的父亲，年龄42岁。遇到老段是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1999年4月至5月间，地点山西长治一带。这段时间老段被“亲家”老刘请来大棚帮助“跑外交”，即和大棚所去之地的文化治安

工商等“地面儿”上的相关机构或人打交道的活儿。老段在大棚内文化程度算是最高，高中毕业，并在家乡公社中学任教若干年，自称跟各种大棚都干过。)

问：你干大棚干了多少年？

答：十年，也称是“老江湖”了。反正跑江湖这一行苦辣酸甜，什么味道都有。

问：大棚在你们那边是怎么开始弄起来的？

答：我们那就有这个气候，那地方从旧社会就出那个东西，好多人都会耍那个东西。七几年“大集体”（指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时候，三五个、七八个（人），成伙地到外面耍。那时候给生产队交钱，生产队给记工分，后来“大包干”（指人民公社制取消，实行土地责任承包制）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慢慢慢慢逐步发展了。起先发展的是魔术团，十个八个人搞一套道具家伙，后来发展到气功团，气功团有魔术、气功、舞蹈，综合性的，像七几年到八零年时，我们那的团体基本上全是魔术。到现在来说干歌舞的比较多。

问：为什么呢？

答：好像歌舞嘛……好多说现在搞歌舞容易赚钱。歌舞团一般阵势比较大，魔术团、气功团一般老是那些陈旧节目，比较单调，歌舞团它发展比较快，都是唱歌跳舞，流行歌曲舞蹈这东西影响的面积比较大，像电视台呀，春节晚会呀，包括社会上的红白大事呀，都是架子鼓，电子琴，都唱歌跳舞。

问：大棚一般在外边要转多长时间？

答：基本上都在外边跑，回去的时间一般是农历的五月份，因为天气热了，生意不好干，另外加上农忙，家家都要收麦子，收完麦子后，一般六月份以后吧，大棚又出去了；这是一个时间，另一个时间是春节。现在干大棚的人多，乡里的人差不多都出来了，所以征兵和计划生育不好搞，因为人都在外面跑。

问：一个大棚是怎么组起来的？

答：一般就是你把旗树起来以后，聘请几个差不多会唱歌会跳舞的，还有乐队，别的嘛，还有后勤的，一般化的演员能送出门的就行。

问：怎么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演员呢？

答：因为团体多了，互相影响，你也是团长，我也是团长，他也是团长，回到家谈天论地，坐下来跑江湖这一行，我哪个演员是什么地方的，他水平怎么样，他有什么缺憾，都互相交流，说了以后，你不用他就用。

问：那怎么去找他们呢？

答：住的一般不远，一般都是地方上的演员，外地演员很少，打电话（联系）。

问：拉个大棚要花多少钱？

答：现在投资比较大的棚恐怕也得一二十万，赵庄乡投资一二十万的也有，他棚比较大，都是八丈棚的，里面都是豪华坐位，灯光音响都比较先进，包括演员服装。最好的大棚山东有两个，江西浙江有两个。

比较有名气的大棚的团长坐得起桑塔纳的也不少，玩手机的占百分五十。各个大棚投资都不一样，还有十万八万的、五七万的、也有两三万的。

问：最差的大棚呢？

答：最差的有几千块钱的（笑）。

问：几千块买什么？

答：现在有好多垮下来的团体，棚子垛下来，急着卖，卖不了，因为棚太多了，你也想卖我也想卖，垮的团体都想处理这些东西。卖不了的情况下，我想捡便宜，我想当团长，五千块钱你这一套东西给我吧。这边不卖也不行，在家垛着也没用，时间长了要发霉（笑），烂掉，所以五千块钱也出手。给我以后我也招兵买马，找一些演员，就带出去了，但没有资金，凑和着干，没有乐队，就放盒录音带（伴唱），灯光也差，也没有什么演员服装，你像那广告呀，门口那家伙（指招牌）他都没有，凑和着干。

问：老刘这大棚属于中等？

答：这大棚从演员、从设备方面属于下中等吧。

交代二：老板老刘和他的“远大”大棚



大棚老板老刘

老刘，本名刘金城，出生于 1949 年，现年 50 岁。“老刘”是我和苏明对他的叫法，棚外的人叫他“刘团长”或“刘师傅”，棚内的人当面叫他“伯”，背后叫他“老头”。老刘身高一米七左右，讲努力朝普通话靠的河南话，永远是天热时穿蓝底白条短衫，天冷时穿黑色西服(左

袖口上有“大富豪”商标); 口袋里有把小梳子, 时常掏出来把稀疏的头发往后梳; 手机别在腰上, 出门办事胳膊下夹一个桔红色皮夹, 里面装有演出证、团员名单、大棚人员身份证等; 再买一包“三五”或“红塔山”烟, 握在手里(他口袋里装着一包自己抽的是一块二的“长乐”烟)。

老刘是大棚的老板,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帐篷是老刘买的, 吉他、贝斯、电子合成器、鼓这些乐器, 还有音响、灯光设备, 包括演出服装都是老刘花钱置办的(老刘说花了好几万块钱), 然后演出执照是老刘在河南家乡当地托人请客送礼吃饭再交管理费办下来的。

办这些事的时候是七年前, 那时大棚生意正火, 老刘说他在的那个村就扯起几百个棚, 每年五六月收麦子的时候, 那些在外面无音无影飘荡了一年的干大棚的人回来, 个个穿着西装, 梳起发型, 说话很粗, 有的回村立马就骑上摩托。还有老刘的两个儿子, 十四五岁起就跟着别的大棚干, 也在老刘耳朵边不断叨咕应该有个自家的大棚, 这比死守几亩地强。这些都是老刘后来说的。他说他那时 40 岁出头, 干过几年村长, 脑子并不死, 不失时机地拉起自家的大棚, 并借助初中的墨水给自己的大棚取名“远大歌舞团”, 然后把老伴和女儿留在家里看地守家, 带着 20 岁和 12 岁的大小俩儿子, 以及远村近邻的一干年轻人上路了。